

■新作聚焦 王蒙长篇小说《笑的风》:

笑看历史 依旧青春

□贺绍俊

如今王蒙86高龄,青春更加轻盈,更加飞扬。因为在他的内心,信念、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更加明晰,这一切在《笑的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为自己的青春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的理想而骄傲。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未来而乐观。

60多年前,年轻的王蒙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青春万岁”。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为自己许下的诺言呀!他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60多年来,在王蒙的内心始终鼓动着青春的帆帆,在王蒙的笔端也始终跳跃着青春的音符,他通过文学的方式让“青春万岁”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了现实。当他86高龄之后,青春的再一次证明便是他酣畅淋漓地写起了爱情故事,继《生死恋》之后,他的又一部爱情小说《笑的风》很快完稿,这一路上,王蒙情绪饱满,发了又再发力,他说他“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尊敬王蒙,我叹服他是不老的王蒙,但我很快就修正了我的想法,我不能将“不老”这样的词汇用在王蒙身上,因为他的每一粒细胞和每一根神经都洋溢着青春,他是青春的王蒙!

《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他六七十年以来如何在时代大潮的推动、席卷和裹挟下成长为一著名作家,并经历婚姻、情感的各种波折和变故的。故事线索简单明晰,但讲述这个故事只是王蒙写作的由头,一旦下笔(亦指敲击键盘),他的大脑所有神经的闸门全部打开,才思从各个闸门不可遏制地喷涌而出,创造出一个由语言狂欢和想象盛宴构建的恢弘文本。我阅读这样的文本,有一种银河倾泻、飞瀑流泉、酣畅淋漓的痛快感受。这是典型的王蒙风格,过去我读王蒙作品时都会领略到,但在《笑的风》中,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它密不透风,它让人喘不过气来,见证了王蒙风格的无穷魅力。进入80高龄后的王蒙在文学写作上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而是进入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因此他的特有风格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这种表现不仅来自他的语言天赋和想象力,而且也来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智慧。

傅大成的爱情来得很突然。当他还在读高中时,就被家长包办婚姻娶了农村姑娘白甜美,他与白甜美算得上是“先结婚后恋爱”的一对儿,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女,生活很幸福。但傅大成成为著名作家后,与作家杜小鹏有了自由恋爱的机会和愿望。经过一番周折,傅大成与白甜美离婚,与杜小鹏结婚了。但与杜小鹏生活了十余年后,傅大成还是与她办了离婚手续。最后傅大成来到白甜美的墓地,感慨良多。王蒙并没有孤立地写傅大成的爱情故事,他把傅大成的爱情之旅贯穿在共和国之旅之中。既有个人情感的“小我”,也有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大我”。王蒙也借助这一巧妙的构思,尽情地抒写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而王蒙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可以概括为一点,即乐观的人道主义。

有学者认为,“王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贯穿王蒙整个创作过程的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温奉桥语)。我非常认同这一评价,同时我还认为,王蒙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人道主义,这种独特性在他晚年的创作中更加突出和鲜明,我把它称为“乐观的人道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起,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就成为王蒙小说的基本主题。但同时我也发现,王蒙的人道主义具有明显的乐观性。他是以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乐观性也是他坚定的理想主义在入道主义精神上的具体呈现,相信理想终将成为现实,光明一定会取代黑暗。他在文学中热情张扬和讴歌人道主义精神,他善于发现人世间那些人道主义光芒,人道主义光芒也让王蒙的文字变得格外的明亮。“笑的风”,就是乐观人道主义带来的风。

王蒙以乐观的人道主义回望新中国70年的历史,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小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当家做主人,王蒙写出了这一时期朝气蓬勃的时代特征。主人公傅大成也因为得到资助农家子弟的扩大招生助学金而重回校园,他迎着疾风一路高歌,考上外语学校,毕业后又到Z城成为一名边事译员。白甜美同样感受到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她以一双贤惠的手和高超的厨艺将一个家庭操持得温暖如春,让一直不满意包办婚姻的傅大成在听到儿子出口成章朗诵出“穿棉袄”的诗歌时,也心生愧疚。对于“文革”十年的叙述,更显示出乐观人道主义的独到眼光。王蒙写傅大成与白甜美一家成为Z城广交朋友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品尝白甜美精心做的不甘与靠边后的轻松如意,还普遍有了度假感娱乐感自主感……中国人民的顺水推舟的智慧哪个能比呢?在王蒙看来,逍遥派就是人民应对那个动荡、荒诞年代的智慧方式,有了人民性的逍遥派,才有了社会“平实平稳平衡的三平”。傅大成和白甜美也就是在逍遥派的生活方式下“平安幸福地度过了动荡的年代”。80年代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明显体现在傅大成与白甜美的身上。白甜美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办了Z城第一家棋牌茶室,“小地方小人物小茶室随着历史的节拍而摇曳多姿”。傅大成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发挥,他融入文坛,感受着文学观念变化的风起云涌。王蒙还用详细笔墨描写傅大成的出国之旅,这既可以尽情展现傅大成与杜小鹏爱情的孕育和酝酿,也能直接反映国门打开后国人在外来文化的浸润下开启心智的时代之风。当然观念更新的结果不仅是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也使得大成与白甜美离了婚。90年代中国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速成,所以,速灭。生活的发展,快得你眼花缭乱。”这时傅大成已与杜小鹏

正式结婚,王蒙写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卷入到快节奏之中,“随着全球化信息科技的进化而进化”,可是“大众化的同时还有肤浅化和闹剧化”,王蒙便感叹道:“发展的飞速使他头晕目眩了哟。”进入21世纪,傅大成的爱情也进入了沉着期,他为了让杜小鹏更好地与她早年遗弃的儿子一起生活,主动和杜小鹏办理了离婚手续。他有了更多机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傅大成也像王蒙一样具有乐观人道主义精神,他在反思自己一生时显得十分潇洒,他觉得与古人前辈们比,“我们就算活得有声有色了,我们比古人差的不是环境也不是运气,是自己的本事、智慧和品质”。总之,王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信息密集的长篇小说,它既是傅大成从一个农家子弟到著名作家的成长史和爱情史,也是新中国70年成长壮大辉煌历史的一种充满明快和谨慎的变奏曲。

王蒙的乐观人道主义并非盲目乐观,并非只看到光明面看不到黑暗面,更不是说他因为乐观就放弃了文学应有的批判功能,而是说他从乐观人道主义出发会有另外一种处理黑暗和批判的方式。这种方式又与王蒙独特的文学风格构成了最佳状态的无缝对接。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遇到过问题,经受过挫折,这些问题和挫折也影响到傅大成的人生命运。这些问题和挫折也影响到傅大成的人生命运。王蒙写到这些问题和挫折时,采取了一种自我解嘲和戏谑的方式。如傅大成在20世纪60年代被批为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大环境下只能停止写作,但倒是促成他在修理自行车上自学成才,靠为大家修自行车密切了与各方关系。王蒙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说:“家有图书腹有读书万卷,不如红尘俗艺随身,他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样板与形象代言人。”又如写到80年代初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被禁止和压抑的各种文艺样式都能够充分展现时,王蒙又捎上一句:“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出来多少赤脚医生、赤脚作家,还有赤脚政治家啊,呵呵,而20世纪80年代后,也不知怎的,赤脚诸君,都穿戴起靴鞋来了,或者悄悄焉焉地告退了呢。”短短一句话,却蕴含着非常丰富和深刻

的历史反思性,看似戏谑的文字却透出一种思想的严肃。

王蒙一贯的、在80高龄后愈演愈烈的乐观人道主义有力地证明了王蒙是永葆青春的。也就是说,乐观人道主义是王蒙青春焕发的直接结果,乐观人道主义也最充分阐释了王蒙的青春内涵。我想就王蒙的青春内涵多说几句。王蒙是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写作的,当时他还不到20岁,一个是青春的王蒙,一个是青春的共和国,两个青春重叠在一起,王蒙内在生命的青春力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的灌注下获得了自然生理向社会心理的升华,使他的青春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它意味着信仰、信念和理想,意味着为理想而永不放弃地向前进。他于是写下了《青春万岁》,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生,心情是那么的阳光,青春是那么的飞扬,他们就是共和国和时代象征。这种代表一个时代本质的青春内涵就凝聚在王蒙内心,哪怕命运不断遭遇挫折,思想困惑不断生成,但青春内涵难以从他内心抹去,只会变得越来越沉稳和成熟。新时期之初,王蒙的青春重新焕发,当时文学“解冻”,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纷至沓来,但王蒙以一个庄重的布尔什维克的“布礼”,再次擦亮青春的信念和信仰底色。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揭示民族性格的痼疾,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青春则像一股潜流涌动在叙述背后,他由此撇去了青春表面的泡沫,让青春紧贴着大地。如今王蒙86高龄,青春更加轻盈,更加飞扬,因为在他的内心,信念、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更加明晰,这一切在《笑的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为自己的青春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的理想而骄傲。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未来而乐观。王蒙喜欢普希金的诗歌,他在小说中多次引用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想起普希金的第一首诗《预感》,诗中说:“是否让我骄傲的青春/以坚强的耐力/迎接它的来临?”这诗句用在王蒙身上再贴切不过了。王蒙的青春就是一种“骄傲的青春”,他以骄傲的姿态再一次扬起了青春的帆帆。

■创作谈



小说的黄金年代

□王蒙

有幸活了85年多了,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时代、社会、家国、人类、家庭、饮食、男女、风习、潮流,大事小事,辉煌渺微,青云直上,向隅而泣,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爱怨情仇,否极泰来,乐极生悲,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冷锅里冒热气,躺着岂止中枪。一帆风顺带来的是更大苦恼,走投无路说不定造就了一往情深,如鱼得水。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忘大发了会不会得抑郁症?发达大发了也会有后患,磨磨唧唧起来您反而踏实?历史带来的故事可能是云山雾罩,也可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越舒服您越危险,越胜利您越困难,新进展必有新挑战,新名词必有新故作。写起故事来只觉俯拾皆是,再问问有没有更多更大更妙的可能,既有如实地,岂无如意?有没有更精彩的如果,有没有更动人的梦境,有没有更稀奇的平淡与更风光的大摇大摆,更深沉的回忆与更淋漓尽致的情?山那边老农的话,迸出火星子了没有?更疼痛的按摩与更甜蜜的伤口,更不能拒绝的召唤……你要写写写,不写出来,岂不是白活了?

信天游里唱道:“你妈妈打你,你和你哥哥我说,为什么要把洋烟(鸦片)喝?”回答之一是,她要会写小说就好了。捣打有捣打的活法,哥哥有哥哥的德行,中枪有中枪的后续,撞彩有撞彩的理由。我们赶上了到处都有故事、天天都有情节,有人物、有抒情、有思考、有戏的小说黄金时代。

你是写作者吗?你是小说人吗?你的记忆与回味,你的感动与清醒,你的糊涂与幽默,你的泪水与怀念,你的哭哭笑笑、笑出的眼泪与哭出的段子,总而言之,你写小说的生活资源、经验积累,读者期待,人民青睐,对手酸涩忌妒,你的那点大神的功夫,大仙的灵气,大嗓门的不管不顾,你的思维逻辑辩证逻辑辩证功计算功制图鬼马功想象功毯子功腰功臀功足尖功街舞功唱念做打还有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功,你眼力笔力拽力抡力生杀予夺之力,你的满腹经纶,满身妙语妙计妙词儿,用足了没有?你用完了没有?你用火了没有?你起风了没有?你沸腾了没有?你的小说对得起你的时代吗?对得起你的师长领导吗?对得起你的主编与责编,对得起你的历史你的教育,你的机遇与际遇,你的学习你的考验,你的苦难与你的幸运以及你的版税,还有刊物与各大出版社的器重了没有?

如果还不能说全够了,十足了,那就发力吧,再发力吧,用你的魂灵肉体生命老耄加餐餐之力,给我写下去!

■评论

“住在信箱里的人”的深情讲述

□丁晓原

沈国凡的《情系大三线》是一部情深意重的非虚构作品,很值得我们一读。这里收录了一个曾经“住在‘信箱’里的人”的记忆。作者细微丰富的深情讲述回想着那激情燃烧岁月里的青春、理想、荒野、奋斗、创造、爱情等。历史正在渐行渐远,沈国凡的记写存活了一个时代的侧影和“大三线”人的生活 and 心路,那些随风而逝的人物和事件,在作品中又有了灿然的生命和跃然的气象。

“三线”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指我国的内陆腹地。“大三线”建设是起自20世纪60年代国家所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已有的经济布局,党中央决定在中西部地区四川、贵州、陕西等10多个省和自治区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国防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当代中国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中国由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一环。时过境迁,岁月尘封。年长如我者,对于“大三线”建设知之甚少,年轻的晚生代则大多闻所未闻。“我们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们的儿子们也许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军舰建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以便给我们的孩子们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陶瓷的权利。”约翰·亚当斯的这一言说,恰好是对“大三线”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贴切解释。在新时代的站台上,打开“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回望那段非常的岁月,在走近它的时候,我们心底会油然而生腾起一种深深的敬意。这正是《情系大三线》价值的根本所在。

“大三线”建设当时是一项保密工程,外人无法知晓,因而曾经笼罩着某种神秘的色彩。作者沈国凡是“大三线”的建设者。见证者,在“大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攀枝花钢铁企业工作长达23年。“青春的热血总是在我的心中沸腾着,喧嚣着。”我和伙伴们进入“大三线”后就“失踪”了”。根据保密纪律,通信一律不准用具体地名,要用指定的信箱号码,信箱号码也是单位的代

码。而事实上,迎接沈国凡他们的是“野狼出没的山谷”,本初就没有地名。“妈妈接到信后一头雾水,来信问我到底在哪里工作,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你们是住在信箱里的吗?”作品叙写的种种苦难,尤其是其中具有戏剧性、传奇性的人和事,不是亲历者无法想象,以为可能是小说中的“小说”。因为作者亲历者的身份,作品某种自叙传的意蕴,使“一个充满神话的民族,一个创造奇迹的民族”的“大三线”叙事显得更为真切可信而愈加感动人心。

但《情系大三线》又不是只限于作者生活的写作,而是广泛涉及题材所包含的许多方面,作者有机地融合了第一人称的自叙事和第三人称的“他”叙事,自叙事因为所写是自身的生活,所以能更真切、更细致入微地还原过往的存在。如作品第一章“肩负国家机密的行动”、第二章“一块神秘的国土”等,写建设者应招报名的情形与心理、初到“大三线”的工作和生活等,具体而生动,具有珍贵的原生态的史料价值。而作品更多的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他”叙事突破了自叙事的局限,在更大的面向上尽可能多地展示了“大三线”建设的全景:“高路云端”,回响的是成昆铁路建设中的“英雄交响曲”;“一百零八将”的特殊使命,叙写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这“大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技术攻关;“太阳石的光芒”,记写宝鼎煤矿大会战的争分夺秒;“神秘的地下核基地”,揭秘的是重庆“816工程”,等等。两种叙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情系大三线》内存多质厚重、信息丰富饱满。

《情系大三线》由“情”字领起,大要也归于“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有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部作品最能打动读者的是其中的深情和大义。“大三线”是国家大工程,建设这一工程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战士、科技工作者等怀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情,在创业中奋斗和奉献。在都市与蛮荒中,他们选择开拓;在小家与祖国中,他们听从

召唤。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作品中的深情和大义源自建设者自在的本真,也得之于作者富有表现力的抒唱。《情系大三线》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人物那种真实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创业者的豪迈之情。“什么是青春、生命、事业和荣耀?”那就是“面对着祖国飞奔的列车,他能自豪地说这里有我铺下的钢轨;面对着明天灿烂的霞光,他能无愧地说那里有我鲜红的血液”。这里有诗情画意的浪漫,更是非虚构的人生价值写真。作品将这种情怀和精神落实在人物群像写的具体描写中。

作者自己刚10岁父亲就去世,一个家中的独子,与母亲相依惜别,带着青春的憧憬,奔向艰苦而火热的“大三线”。当时还是未来岳父的曹国宽的心“一半在故乡——那里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一半在‘山沟’”,还有三个儿女参加“大三线”的建设。“他和妻子如同两个领队,各自带着儿女,天各一方地生活着”。更多的平凡者“用牙齿咬碎困难,用肩头担起重托”,还有“将钢铁嚼出味道的女人们”,在“大三线”大写下一个个“女人的名字”。最令读者动容的是那些“生命的雕像”:成昆铁路“修筑1083公里的铁道线,共牺牲了2100多人,平均每500米就留下一名烈士”。“用他们的身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大写的人的精神,什么是民族的灵魂,什么是国家的脊梁!”除了讲述人物奉献、牺牲等大爱情怀的故事外,作品中也有“我们播种爱情”的小叙事。“大三线”的爱情有着“大三线”的纯真、凄美和崇高。不只是爱情的咏唱,也是对美好人性的致敬。作为建设者,沈国凡写自己和自己熟悉的“大三线”生活,情动于中,不可止抑;同时,他又是一个兼具文学素养的作者,这样情词兼胜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情系大三线》一个显见的亮点。作品中有清新的托物言情,寄寓着母与子深深的爱意,也有蕴含深意的及物象征,隐喻着青春在生活的泥土里茁壮成长。

■第一感受

存放心底的烟雨和诗意

□王剑冰

以前的农家,无不想有一块“私留地”,小心侍弄,细致打理,种上喜欢的菜蔬和花卉,甚至墙根也有一圈的向日葵,让一片阳光,灿灿地黄。那个小天地,一进入就感觉春风拂面,欣然无比。

冻风秋也有一块自己的私留地,她一颗颗种下的,是她的女子,那些字都过筛精心经意,带着温暖与馨香。散文集《心田种字》中收录的篇目:《当我行走,触到灵魂的颤动》《当我回首,听见花落的声音》《如果云知道》《心经过的地方》《在春色和月色之间》《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光起脚尖,就能碰到阳光》,光是这些叮当有声的题目,就像一首诗在歌唱,顺着这些路标的指引,必然有一个好去处。

小城生活的过往,被瓦的世界唤回,当她在瓦上写下“听见瓦的心跳,它在呼唤我”的时候,就有了一连串的思绪:“它呼唤我,从紧张疲惫的状态离开,到一方清凉幽雅的世界来,哪怕只是浮生半日闲;它呼唤我,从眼前的琐屑芜杂抬头,与光影中的浮生交换心事,哪怕只是讲给自己听;它呼唤我,从冷麻木的惯性逃逸,看见青箬笠绿蓑衣的诗意,哪怕只是田园的幻梦。”(《当时的月亮》)去萧红的家乡,一个女子联想到了另一位女子,有些地方,她们相通相知:“那文字里有最深情的眷恋和最冷静的审视,最灿烂的刹那和最渺远的永恒。她的灵魂是一只无所羁绊的飞鸟,带着神奇的光,照彻这世界的根本。”(《河流带我去远方》)在开化一个“根宫佛国”,穿过时间与自然的云雾,面对梦一般的艺术品,她会引发深切的冥想:“我们曾以为随着

科学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人们将有更多的闲暇发展兴趣和天赋,过一种更有雅兴、更艺术的人生。结果却相反,世界如一张网,我们挤得如此紧密,内心的空间也变得逼仄。如钱穆先生说的,古代人受外面刺激少,现代人受外面刺激多,一支烛点在静庭,一支烛点在风里,光辉照耀,自然不同。”(《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这些风雨浇灌的饱满鲜活的文字,既有智性,也有哲性。温善与热情的冻风秋,是与竹、瓦和茶相应的女子,她对事物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敏锐,对文字有着透彻的理解与敏感。

当然还要说说天赋,天赋是一个人的天分,就如一块田,本来就质肥沃,加上好的种子,必蓬勃旺盛、生机无限。一个人的天赋很重要,重要的还有生活与知识的滋养,这个滋养,要加上一个自觉。也就是说天赋与自觉,合成独特的自己、心田的自己、文字的自己。

也许,离乡间越近的孩子对于生活的认识越深刻一些,其一开始接触的,就是鲜活的大地,所有感知皆来自生活一线。那么这样的孩子走出去会格外不同。冻风秋一走入樱花弥漫的殿堂,便让她有了一种芬芳的升华。小城女孩同武大女孩叠在一起,自身特质同水和阳光叠在一起,一颗种子必然获得新生。

在《学者之道》中有一段话,见出作者深沉的内心:“在时代的潮流中,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影响潮水或不受潮水侵蚀。性情使然,选择使然,或是命运使然。无论何如,但愿我们都能真正抱持胡适说的‘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态度,做我们适合做的,擅长做的,然后矢志不渝。”冻风秋是一位有禅意的女子,一个人身上带有了那种禅意,文字也就带有了温软、清纯和智慧。这些文字中,有她自己的生活、工作、亲情、友情,也有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她的所有感情都有着现实的种子,有些种子瞬间发芽,有些要深埋多年。那些生命简史,那些喧哗躁动,那些命运奋争,那些精神裸呈,无不构成纷繁的视觉画面和思想景深,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与感慨。